

白羽著

侠隐传技

武侠小说全集

白羽武侠小说全集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 新登字 2 号

封面设计：雪 子

封面画：张向农

责任编辑：席香妮

宫白羽武侠小说全集

侠影传技

宫白羽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丹东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1.125 字数：233千字

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丹东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250册

*

ISBN 7-5378-0834-1

1·812 定价：7.00元

内容简介

《侠隐传技》描写了一位归隐侠士的传奇故事。

壮士王铁肩闹市炫才，被过路驼叟信手击败。王铁肩诚心拜师，方知驼叟乃是不满朝廷腐败，辞官归隐的高官。驼叟收徒后游侠各处，偶遇义侄七姑娘，同救旧好舒大人眷属，降服火神庙凶僧……不想爱孙金哥被仇人掳去。他为寻觅爱孙，一路行侠，屡有奇遇，终获悉爱孙被友人所救，而七姑娘亦与舒公子喜结秦晋，门下弟子各已成业，遂复抛却尘凡，飘然隐去。

《秘谷侠影》描写亡明遗孤避祸，而遭奸人陷害的故事。

太湖边上的清平镇镇主，亡明遗臣史成信，月下访得贤人钟常，将爱子史麟密托于钟家，学武习剑。钟常爱女红薇，亦善击技，常与史麟对剑比武，情同手足。后清平镇失守，史成信自刎殉国。史麟的身世被奸人探得，并千方百计加以谋害，逼得钟常带红薇、史麟避居深山古寺，钟常又惨死山中。

出版说明

在我国，武侠小说的创作和阅读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化现象，现代武侠小说大家宫白羽的创作成果，无疑是民族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，为了做好这项文化积累工作，我社在宫白羽先生的后人宫以仁先生大力协助下，整理并出版了这套全集。

宫白羽（1899—1966），原名宫竹心，1938年始用“白羽”笔名撰写武侠小说。

白羽是“五四”以来将新文艺思想引入武侠小说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作家，几十年来海内外不断重印白羽著作，许多学者汇集白羽武侠小说书目多列为23种或24种。经我社与宫以仁先生搜集、考证，认为有22种出自白羽手笔，其余则系同书异名。各种书目中又遗漏了白羽最后一部武侠小说《绿林豪杰传》（1955年）。

《宫白羽武侠小说全集》，经过很大努力，已经搜集全了国内目前能够找到的白羽创作的武侠小说。其中8部为字数较少的中篇作品，在编辑本全集时，每两部合为一集，故本

出版说明

全集共 23 册。需要指出的是：《秘谷侠隐》一书，虽然目前只有上半部，且又残缺，但为了不致有遗珠之憾，仍然收入全集，以便于学者、读者研究鉴赏。

在全集编辑出版的过程中，一直得到宫以仁先生的大力支持，谨表谢忱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992 年 3 月

凡 例

一、本全集包括白羽 1927 年至 1955 年创作的武侠小说 22 部 23 册。

二、本全集的作品均按当年出版时的原貌排版，不作任何删节。对原版中的错字、漏字、衍文、标点作了订正，原著不分段者，为方便读者，适当分段。

三、本全集各书收入原著中作者的自序、题词、叙略、后记。

四、本全集有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而缺遗，为了故事的完整，由官以仁凭记忆，并根据白羽生前构思，补写简略情节。补写之处，均加以说明。

编辑说明

本集包括《侠隐传技》、《秘谷侠影》两部作品。

《侠影传技》是白羽四十年代末的作品。上海励力出版社1947年9月印行。这部作品属白羽创作晚期的作品，文笔风格与早年有异，对比早、中、晚三个时期的作品进行研究，有一定参考价值。本社这次出版依据上海励力版排印。

《秘谷侠隐》系1948年出版的。因搜集到的底本残缺，仅有上集七章，下集和版权页缺失，无法确定准确时间、版本。经本社与官以仁先生多方考证，白羽从1927年至1956年共写作武侠小说22种。其他21种均已找全，仅缺本书下集，这次收入《全集》只得收入上集，下集暂缺。

目 录

侠影传技

第 一 章	铁肩汉遇驼背翁.....	1
第 二 章	老侠士仗义雪冤	24
第 三 章	三英雌探庙惩凶	50
第 四 章	王铁肩计擒恶僧	73
第 五 章	浮罗子观光得剑	99
第 六 章	循渡口仗剑除妖.....	121
第 七 章	游南荒忽遇侠隐.....	144
第 八 章	蹈陷坑英雄落网.....	170
第 九 章	抱不平驼叟斗牛.....	187
第 十 章	宿荒宅小侠遇怪.....	218

秘谷侠影

第 一 章	月下访贤.....	247
第 二 章	枫村拯弱.....	254
第 三 章	湖滨习剑.....	277
第 四 章	侠女比武.....	297
第 五 章	庄主托孤.....	309
第 六 章	遇暴泛舟.....	319
第 七 章	青山埋骨.....	331

第一章

铁肩汉遇驼背翁

这一天正当隆冬，小阳天气，芜湖十字街旁有一所空场，聚了许多人。南方天气热，可是这时也得穿棉；偏在这时候，人群当中立着一个赤膊大汉。这大汉上半身赤裸着，挺胸凸肚，正在空场当中练武。面前摆着刀刀枪枪，石锁石墩，却只得这一个汉子练，没人跟他打对手。打圈聚着许许多多闲汉，歪着脖项叫好儿喝彩。

这练武的汉子，指着鼻子报告叫王铁肩，砍了一回单刀，耍了一回长枪，跟着举石墩。只见这汉冲着石墩相一相，把脸一扬叫道：“这家伙，俺的娘，这怕不有好几百斤，我可舞弄不动。”一面说着，一弯身蹲裆骑马式，把那石头拿了起来，前后左右舞动了一回，四围观众不由咋舌，立时暴雷也似的喝了一个圆圈大彩。王铁肩舞罢，面不更色，慢慢把石头放在就地，面浮骄傲道：“我王铁肩，并非自夸海口，这石头除我之外，我敢断定普天下没有第二人能拿动他了。”正说着，忽的听观众群中，有人嗤笑了声。王铁肩顺着声音打量过去，看那笑的人，是个满面病容，骨瘦如柴的老头。在这严寒的

冬日，看他穿着一身很薄的棉衣，冻的他缩肩拱背。看他那模样，不似本地人，好像外路人飘泊在此处，眼看就要沦为乞丐。王铁肩欺他年老，看他病容满面，哪把他放在心上。当时怒道：“你笑什么？这石头难道你能拿起来吗？”面上似笑非笑，用一种很轻蔑的眼光，直巴巴望着老头，一声不响，静待那老头的答复。

此时四围观众们齐把眼神集中那老头身上，你言我语，一口同音，都说这老头何苦来，这可是自寻没趣。再看那老头，伛偻着身子，有声无力的向王铁肩答道：“我这大年纪，如何拿动这大分量的石头？适才我笑你年轻轻的，言语之间，太自狂了。”王铁肩听了，立时头筋暴起，满面怒容道：“你真寻出第二个人能拿动这石头，我王铁肩不但爬在地下给他磕头，而且我立时滚开这芜湖地方，永不干这个。你如果寻不出来，就请你闭住嘴，少在这地方多言多语。”那老头仰头笑道：“何必去寻呢？拿动石头的这人，就在你面前。”话罢，目光向王铁肩一瞬，只见光芒闪烁。王铁肩见了，不由的心怯。只以看他年岁老迈，病容满面，谅他决拿不动这石头，当时叫道：“我看你这老儿有些寻我开心。据你这样说来，拿动石头的人，一定是你了，来，来，来。”一个箭步，到了老头跟前。一手扯住老头的腕子，把他由人群中踉踉跄跄扯到场子里。

四围观众都替那老头捏了一把汗，暗忖那老头今天算是被王铁肩奚落上了。看那老头来到场中，王铁肩的那一双手，仍紧紧的握着那老头的腕子，不肯放松。那老头把腕子向旁一摆道：“我决不跑，你松了手吧。”王铁肩觉得半身麻木，那老头的腕子好像有吸弹之力，不由他不把手松开。王铁肩呆

若木鸡的望着那老头，那老头且不去拿那石头，先含笑道：“你这石头我一双手出一个指头，就可以把它提了起来。但是我要把这对石头提起来，你也不必跪地给我磕头，你也不必滚开这地方，望你以后不要再口出狂言就好了。你要晓得天外还有天，人外还有人呢。”他这一片话，王铁肩及四围观众哪里肯信，就见他弯下腰去，两手的食指伸入两个石锁中间空隙，微微往起提了提。看那对石锁已渐渐离开地面了。王铁肩看了瞠目咋舌。正在这时，听那老头声如洪钟喝了一声起，高高把那对石锁提了起来。王铁肩看到这里，十分心怯，四围观众早突口喝起彩来。

王铁肩倒也知趣，不等那老头把石锁放下，早矮了半截，跪在老头的面前，叫了一声：“师父！”那老头看了，放下石锁，忙向旁一闪身道：“你快站起来，不要折煞我了。”王铁肩怎肯站起，连忙说道：“小子年轻无知，今天多承你老人家教训，你老就是老师，小子今后决不敢妄自狂言了。”说罢恭恭敬敬给老头叩了三个头，方才站了起来。又向老头问道：“你老人家尊姓，贵处可否告诉小子？”那老头笑道：“我终年各处飘零，并没有一定栖止之处。至于我的姓名，你也不必问，你看我这曲背病容，以后你见了我，姑且就称呼我一声驼叟，我要去了。”掉头就要走去，王铁肩哪里肯放，忙拦道：“你老人家能不能赏小人个光，请到小人寓中少坐片刻，小人就要把场子收了。”驼叟把头摇了摇，挤出人群，径自去了。

王铁肩用手拨开四围观众，看驼叟已走出一、两箭远，转进一条巷中去了。及至王铁肩跑到巷口，再看老人已走的没有踪迹。王铁肩心想跟了下去，一想场中物件无人照料，只得快快走回场中。见四围观众已散去大半，只余稀落落几个

人了。王铁肩向观众点点头道：“各位明天见吧。”说着穿了衣服，把东西寄存在附近一家商店里，并不回他那下处，照直向适才那驼叟走的那巷中找去。转过巷口，见路北有家来往客店，就听一阵小孩嘻笑之声。王铁肩一看，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那驼叟正同几个小孩在店门内捉迷藏，高兴玩耍哩。不由大喜过望，大踏步走进店中，奔到那驼叟面前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原来在这里了。”那驼叟装作不曾听见，仍旧和那群小孩嬉戏。那群小孩一看王铁肩，都停住手脚。那个蒙着眼的孩子，也把蒙眼的扎腿带子扯下来，呆呆望着王铁肩发怔。王铁肩看那驼叟不语，不由他双膝点地，跪倒尘埃道：“我特意收了场子，寻你老人家来了。”驼叟这才转首看了看，正色道：“你不去圈你的场子，来寻我怎的？”一挥手又道：“你去圈你的场子干你的正经营生去吧。”王铁肩苦苦哀求道：“你老人家真的就拒小人于千里之外吗？小人访师十年，今天不能错过机会。”驼叟不语，转身走进店內一间房中。

王铁肩从地下爬起，一直跟进来，那群小孩一哄的散去。王铁肩来在房中，又要跪下，驼叟忙把他一拦，哈哈笑道：“别看你这汉子，倒是个可教之材，你倒虚心肯认输啊！”王铁肩道：“你老人家收我这个徒弟吧，如不应允，我跪在这里是不起来的。”驼叟笑容一敛，变了话口道：“我有什么本领，你跑来要拜我门下？快去干你的生活去吧，不要耽误你的前程。”说着，走近床前，面向里躺下，一双胳膊弯屈着，用手托着头颅，曲肱而卧。这一觉睡了足有大半天才醒来，一翻身坐起，冬日天短，黑影已将倒了下来，房中已然黑了。

驼叟把眼揉了揉，伸了一个懒腰，一看王铁肩还跪在那

里，不由笑道：“起来吧，你倒有耐性，我暂且记名收下你这个徒弟，不过得往后看，你要跟着我受苦才行。”王铁肩喜出望外，又磕了三个头，方才起来，两膝已觉跪的有些酸疼了。驼叟道：“你也有些饿了吧，同我在这里一起吃吧。”王铁肩口说徒弟并不觉饿，嘴里虽这么说，其实早饥肠雷鸣了。他本想请师父到外面寻一家酒店，听驼叟叫自己同他在店内一起吃，怎敢驳回。喊过店小二，要了饭菜，一时端上。师徒两个饱餐一顿，小二把餐具捡去。驼叟望着王铁肩道：“我明天就要离开此地了，想要西游。”王铁肩不待说罢，插口道：“徒弟也愿随你老人家西游。”驼叟摇头道：“你能去吗？”王铁肩答道：“徒弟孤身一人，又没有家室之累，今后你老人家走到哪里，徒弟随在哪里。”驼叟道：“如此你既愿随我同去甚好。你去收拾吧。”

当晚王铁肩辞了驼叟，出了店外，先把小铺里寄放的东西，找了两个汉子，同他拿回下处。他那下处里，除去行囊和几件衣服之外，别无他物。王铁肩收拾了行囊，把门从外上了链，又托咐了两旁邻户代为照看，又赶回店内。到了次日天明五鼓，便同师父驼叟两个起程西进去了。

师徒两个离了芜湖，往西北进游川汉。驼叟除去一身之外，别无长物，所以走起来，方便非常。王铁肩背行囊，随在师父身后，晓行夜宿，登山过岭，行了非只一日，师徒两个在路上一搭一和的攀谈，每逢王铁肩每每问起他师父的姓氏住处，驼叟总是摇头说：“你不必问，将来我自然告诉你。”王铁肩连问了几次，驼叟总拿这两句话答复，再问急了，就说：“你若是不放心我，你我师徒就算无缘，你去你的吧。”王铁肩情知驼叟不肯明说，也不敢再问了。这天走至川汉交界

之处，但见人烟绝迹，山势奇险，中间一条羊肠山路，只容一人，路上荆棘密布，一步比一步难走。驼叟并不觉得吃力，健步如飞，走了上去。王铁肩虽有些蛮力，到了此时，也走的两腿酸疼，脚下起了两块白泡。唯恐被师父落下，他咬牙忍疼紧紧跟在后面，累的他满头大汗，喘息不住。一气走了足有二、三十里到了山顶，遥见对面一座山，同这座山悬崖相对，中间只有二、三丈宽，一根独木相通，走在这独木上，向两旁一看，峭壁千仞。地上的树木村庄，望去只一、二尺高矮。王铁肩两腿不由的有些颤动，心下也不知不觉有些胆怯了。

驼叟回首望了望他笑道：“你胆怯了吧，走过这里，下了前面那座大山，就有村镇了。这条险路好在没有几步，咱们赶快到村镇休息吧。这山上野兽恶鸟甚多，不要耽误着了，天色一黑，就不容易行走了。”王铁肩一听，提了一口气，仍不免有些提心吊胆的。走了二十余步，算是踱过这独木桥的险路，见这座山比已过去的那座山尤较秀丽雄壮，满山的松柏树木参天。

师徒两人又走了一程，驼叟忽然停住脚步，发出惊异声音道：“你留点神，快看那树上落着的，大概是一双巨鸟吧。”王铁肩听了，定睛一看，见林内树中间的一枝杈上，果然落着一只黄色巨鸟，一身庞大的羽毛，尖嘴利爪，正攫一只白兔在那儿吞噬。那巨鸟引头下望，已瞧见他们师徒两个，并不飞躲，丢下嘴里的残兔，展了展双翅，直把树木都摆动，枝叶纷纷下落，王铁肩一时淘气，拣块石块照巨鸟打去，驼叟喝道：“使不得！”登时见那巨鸟一展双翅，刷的一声，直扑王铁肩而来，王铁肩哪里见过猛禽扑人，吓得他“啊呀”大

叫一声，那巨鸟早已扑至近前。驼叟注目一看，却是一头巨大的金眼雕。未容它扑到王铁肩跟前，驼叟口发怪啸，从衣底取出十数个小球，一扬手，照巨鸟打去。金眼雕头一偏躲过，转变身躯又照驼叟扑了下来，驼叟身手矫捷非常，闪展腾挪，弹指抛球，一上一下，和这头金眼雕恶斗起来，那雕忽上忽下飞舞，转的王铁肩眼花缭乱，舌咋心惊。那金眼雕连扑几下，反挨了七、八弹，立时发出神威来，一声长鸣，下狠力一头直奔驼叟头上啄来。驼叟一闪身，伸掌抓去。金眼雕来势甚猛，未曾提防，这一掌正拍在它的头顶上，长鸣了一声巨响，回旋双翅直飞到云霄，好像是受了重创。王铁肩呆站在那里，望着天空出神，直待那头金眼雕飞的没有了踪影，他还仰着首呆望着。

忽的就听树木那旁轰的一声巨响，随着一股烟硝气扑鼻，驼叟和王铁肩师徒两个一惊，抬首望去，见从树木丛中一阵人声喧闹，先跑过几头猎犬，随后转出五、六个猎户，手拿着鸟枪弓箭，方才那声巨响是他们所发。看那个为首的壮年汉子，见了驼叟，惊喊一声，忙跑过来道：“我猜你老人家这几天要从此经过的。前五日七姑方从此地过去，大概今天已到庄上了。”

王铁肩一旁听着，暗忖这猎户口中说的这七姑究是何等人，这猎户又是谁呢？心下不由暗暗纳罕，又听那猎户让他们家中歇息，驼叟道：“你们猎你们野兽吧，看看日已西斜，我们还要赶一程路。”猎户不肯放行，到底立谈良久，说了许多外人听不懂的话，于是长揖告别了，向前赶路。及至师徒两个赶到山下，夕阳已经衔山。又转过一个山嘴，眼前现出一个村镇，寻店房宿下，吃了些食物，王铁肩疲乏已极，一

头倒下呼呼睡去。一睁眼醒来，邻鸡报晓，窗纸已然成鱼白颜色。看师父盘膝坐在那面床上，闭目养神。

王铁肩不敢惊动，驼叟已睁开二目，望着王铁肩道：“今天咱们早些动身，今晚总可赶到地方了。”说着，喊进店小二，又要了几样食物，师徒两个洗沐毕，吃罢食物，一付店钱，小二忙道：“店帐有人付了。”两人听了，不由的一怔。驼叟忙问什么人代会了。店小二忙道：“纪家屯猎户纪九。”这猎户天还没亮就来了一趟，拿了些狐兔麂獐之类，送到店中。因师徒未醒，会了店钱，又走去了。

正在问答间，一个汉子推门走进，王铁肩迎头一看，正是昨日山中遇见的那个猎户。店小二忙道：“这不是纪九爷来了。”纪九见了驼叟，笑嘻嘻道：“小人也没有什么孝敬你老人家的，这些猎来的土物，请你老人家收下，千万要赏小人这个脸。”驼叟见他情意恳挚，不便推却，命王铁肩把那些狐兔麂獐之类接了过来，纪九又道：“你老人家到了黄堡，见了那几位姑娘，千万替小人代为问候。”驼叟道：“纪九，堡上你近日没去吗？”纪九道：“小人一晌没曾去了。”一问一答，王铁肩听不很懂，也不知他们商量什么。纪九直待驼叟起程去后，他方才走去。

驼叟师徒两个人离了这座村镇，王铁肩背了行囊，手提着纪九的礼物，一步一步行着，见山势较昨日所行的还险峻几分。攀援而上，来到山中腰，仰视山高万丈，俯首下望，晨光熹微，云烟满眼，倒也另有一番景致。向上走了十余里，瞥见山间一棵树上，挑直一面酒帘子，风儿吹的摆动个不住。转眼走至近前，看是两间茅草房子，外面放着几条板凳，一旁摆了一张桌，上面放了一个酒罐，以外有一大盘腌鸡子，房